

土耳其作家 哈坎·甘迪： 心念逃離，可現實是無形的繩子



土耳其作家哈坎·甘迪。網上圖片

書中以少年加薩冷靜克制，甚至有冒犯、僭越的表述，使人們看到了難民危機下生存的殘酷，以及生存面前生命毫無二致的卑微。從開篇一句「如果我父親沒殺人，我就不會出生」——《無止境的逃離》就緊緊抓住了人們的眼球，並迫不及待地一讀到底。

挑戰禁忌話題

加薩，聰明，愛讀書，愛下西洋棋，本可以有個普通、幸福的人生。但是，他的父親是偷渡難民的人販子，所以他從小就是父親罪惡生意的幫兇。這是加薩無法選擇的人生：9歲，成為蛇頭；10歲，背負第一條人命；11歲，便可以對生別離無動於衷；12歲，一個叫庫瑪的幽靈住進他的腦海，再沒離開；13歲，他就已經徹底地死了……親眼目睹了太多生命在生存面前的淪落，加薩逐漸喪失了一個孩子、一個人應該有的情緒和情感。他說：「我只用五年就變成了可怕的怪物。我是我父親、阿魯茲、多鐸爾和哈爾曼的總和。事實上，我比他們加起來還要惡劣。畢竟我還是個孩子，只有14歲。」

貧窮和民族紛爭像兇惡咬尾的蛇，令民眾對世代生活的土地喪失信心，因而對遠方的國度充滿過激美好的希望，非法移民的處境，就遠非我們所能想像了，而這無疑也給「人販」們帶來了可乘之機。

經常瀏覽國際新聞的朋友，或許對於北非、中東等國出現的「難民危機」，以及因此在歐洲一些國家引發的「難民潮」並不陌生。新聞中時有出現來自歐洲國家、美國、日本、中國的平民在北非、中東戰亂地區遭綁架的消息，部分被綁架者慘遭殺害。美國國務院2016

年6月30日曾發表了一份《人口販賣狀況報告》，據估計，全世界大約有2,000萬人口販賣受害者，他們是「現代版受奴役的人」。

「2,000萬人」可不是一個小數目，相對於全球人口來說，這意味著1/350的概率。在這些兇險的地方，哪裡有什麼希望，不過是無止境的逃離。為什麼逃離無止境？因為在這些「難民危機」中，難民逃得出國度，逃不出階層和戰爭留下的傷痕。甚至，那些互相折磨的人，原來都只是底層的浮萍。對於這些苦難，有的人視而不見，有的人不平則鳴，還有的人，選擇記錄。

以加薩的視角，甘迪以大膽瀟灑的文風著稱，敢於挑戰富有爭議、略帶禁忌的話題，講述了一個「罪與罰」的故事，他要探究的是一個孩子如何被環境異化，最終成為「平庸之惡」的幫手。這是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之後，又一個享譽世界的土耳其小說家。

眾多意象反映心理歷程

意象是客觀物象經過創作主體獨特的審美活動而創造出來的物化或固化的藝術形象，是主體與客體、心與物、意與象的有機融合和統一，是主觀情思與客觀物象相結合的產物。「意」決定了「象」，「象」反映了「意」。「意」源於內心並借助「象」來表達，「象」其實是「意」的寄託物。意象是文學作品中的基本成分，是文學交際中的最小獨立單位，是文學作品所呈現出

「卡拉帶着無限的猶豫、無奈、悵惘、迷惑的逃離，像是腳上被繩子拴住，這根繩子可能非常長，但終有拉直了再也無法前進一步的時刻。她的『逃離』不是漫無目的奔逃，它始終有個坐標，就是離開的那個點。但她的回歸又不完全是重回原來的精神原點，所以，卡拉的逃離更準確地說是一種自我困守式的精神流放……」這是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麗絲·門羅（Alice Munro）在她的《逃離》（Run-away）中生動演繹現代女性希望她們的聲音和行動受到關注的那種近乎絕望的心情。

與門羅筆下的卡拉相比，土耳其「70後」知名作家哈坎·甘迪（Hakan Gunday）的《無止境的逃離》（土耳其名Daha，英譯名More；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4月第1版）中加薩的「逃離」則略顯悲催或顛沛流離：絕望和希望將他來回拋擲——加薩從小就一直心念逃離，可現實是無形的繩子，始終將他牢牢捆綁。

文：潘啟雯

的整體情景。德國作家和古典哲學創始人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曾將意象定義為「一種理性觀念的最完美的感性形象顯現」。

「逃離」是貫穿《無止境的逃離》的主題。加薩從兒童到青年階段的心路歷程，「紙青蛙」、「鋸末」、「貯水池」等意象多次出現，這些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其實很好地反映了加薩的人生經歷與心理歷程。與此同時，這些意象既有力地強化了主題，也深刻渲染了故事的筆觸與基調。

紙青蛙是庫瑪送給加薩的——庫瑪是加薩12歲時，在他腦海中出現的一個「幽靈」。在不同的、重要的人生階段，紙青蛙都會出現。那隻紙青蛙，加薩隨身攜帶了16年。加薩考上了高中，卻選擇放棄，加薩過量服用嗎啡，加薩不能與他人有身體的接觸，加薩內心的陰暗……似乎都與這隻紙青蛙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庫瑪以紙青蛙的方式存在於加薩的生活當中。故事的結尾，加薩將這隻紙青蛙送給了一個小男孩。送出紙青蛙這一行為，也代表了庫瑪在加薩的內心中的一種逃離或逃離。這隻紙青蛙有着某種寓意。

加薩的父親是一名人販子，作為人販子的幫兇，加薩負責的工作之一是清掃作為偷渡者藏身之處的「貯水池」。在陰暗潮濕的場所，鋸末因其自身所具備的超強的吸附功能，成為清掃污穢和血跡最理想的物質。鋸末所到之處，都是罪惡之處。它的吸附功能，可以將地上的污穢和血融合到它的內部，讓原本充滿骯髒的處所變得乾淨。「鋸末讓我噁心。每每看到地上有鋸末，我就知道曾有骯髒的生命在這裡待過。」在加薩的

眼中，鋸末不僅僅是物質的存在，也是人性罪惡的一個象徵符號。

水的意象原型來自於《聖經·創世紀》洪水的神話。在這種神話故事裡，水具有毀滅和不祥之意。貯水池是加薩的父親用來藏身偷渡者的處所。「貯水池就如同一個牢籠，那些人意識到他們周圍有四面牆，並且很肯定自己可以將背靠在牆上。」貯水池的生存空間的狹小、陰暗潮濕，男女老幼混合存在其中，吃喝拉撒都要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空間裡進行，還在貯水池裡安裝了攝像頭，讓生活在這裡的、讓身處其中的人心理也變得扭曲。

無止境地逃離

世事糾纏到極點，世代「無止境的逃離」疊加。這個故事是前所未有的，真實而清晰地道明了「難民危機」的深層原因，也披露了土耳其邊境生活的真相，以及土耳其非法移民的苦楚。深受東西方文化影響的土耳其知識份子們無時無刻不在思忖，民族大愛大信、個人尊嚴情感在文化衝撞中的得失。對少年加薩而言，愛成為一件艱難之事。他帶着仇恨來到這個世界，父親又將他作為共同行惡的工具，令這個孩子早早成為蛇頭，背負人命。這是一個以生存、逐利為最高目的的嗜血世界，加害者與受害者，其實都處於底層，而造成他們不幸的人，反而是隱於幕後、被金錢與名譽環繞的掌權者們。

「新錯誤是如此陌生，會讓時間飛速前進！它們是如此不可知，會把掛鐘變成有磁力的指南針！」由此，你會懷疑，一切革命、戰爭的初衷並不那麼高尚。無論是要平等、民主或是幸福，動亂只能是傷天害理，縱容着猥瑣卑鄙殘暴。

書評

文：喬安

「佔中」後遺症是病，得治

「香港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求大同、存大異」，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這兩句出自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口的話，曾一度搶佔香港各大媒體頭版的標題。一言驚醒夢中人，如今事隔一年，香港是否真的意識到了自己所面對的境況？「危」與「機」到底孰重孰輕呢？《香港超越內耗》這本書，就是如今討論香港問題必不可少的工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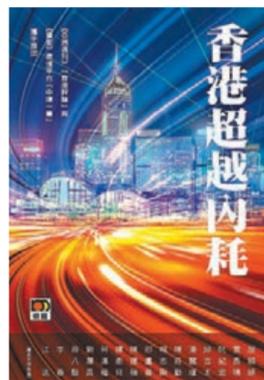
從2015年到2018年，香港人其實「被迫」經歷了一次「何謂公民正義」的殘酷教育。很多人的內心曾被誘導、被點燃的氣氛，如今也漸漸熄滅，回歸冷靜。「違法達義」的偽善面漸漸剝落，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用清醒的眼光去審視它的真面目，那就是「違法」，其他不需要解釋。

曾幾何時，香港以融匯中西而立而足而繁榮。如今香港閉口閉口先談「顏色」，真是貽笑大方。知名專欄作家屈穎妍就用「窮得只剩下顏色」來概括了香港的窘境。明星訪談，原本以娛樂文化而影響幾代華人的香港，現在一點娛樂精神都留不下，訪談問題個個離不開

「兩地矛盾」，句句都要讓你選藍黃選陣營。藉內地影視界的「審查制度」來批判內地，順便「諷刺」或者誘導明星表現出對於「北上發展」的反思，如果有後悔之情就更好了。這是一個因自由和專業而聞名的東方之珠應該出現的媒體態度嗎？看來主持人、記者的專業態度，都已經消失殆盡，淪為了政治鬥爭的工具，不過就是你偏「藍」我偏「黃」，大家互相指指。有些媒體抨擊內地的「審查」，那麼反過來看看他們自己，又是如何帶着偏見，歪曲言論或以偏概全的呢？

《香港超越內耗》中，資深媒體人、教授楊志剛有一篇令人印象頗深的文章，題目是《中國人還是亞洲人？港大民調的「強迫選項」》。乍一看以為又是一個老生常談的「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民調引發的議論，然而仔細閱讀後才發現知名學府的知名民調，居然折騰得如此「花樣百出」，荒唐到令人啼笑皆非，也百感交集。

香港大學的民調每年都會有關於身份認同的調查，2017年6月20日的民調中有「香港人」、「亞洲人」、「世界公民」、「中華民族一分子」、「中國



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幾個選項。其中「亞洲人」、「世界公民」這類選項真的是值得琢磨。首先，這與其他身份認同的選項，是同一個維度的嗎？其次，身份認同的概念，往往需要他有他的存在，才會需要對自己的身份作出認同上的界定。

一如楊志剛文中所述，西方人分不清中、日、韓的人，才會稱呼黃皮膚黑頭髮的人為亞洲人。而換立場而言，我們也是在分不清金髮碧眼的人是英國人、

《香港超越內耗》

作者：屈穎妍、雷鼎鳴、阮紀宏、邱立本、潘麗瓊、陳莊勤、楊志剛、邵盧善、陳建駿、譚衛兒、何漢權、劉瀾昌、周八駿、李春、江迅
出版：明報出版社

美國人時才會說他們是西方人。難道他們會跟別人介紹自己是西方人嗎？這個問題為什麼要跟「中國人」、「香港人」這些傳統概念一起被選擇呢？如果不是廣義的概念，那麼這個身份就只能是跟外星人自我介紹的時候能用了。名門學府的民調設置如此草率，經不住推敲，實在是令人痛心。

教育、輿論、政治、眼界與偏見，在《香港超越內耗》一書已對這些問題深入淺出地剖析，並且分析機遇，給予希望。該書的作家們來自媒體、教育、經濟、政治、法律、醫務各方面的資深專業人士，是一群真正了解且關心香港前途的有心之人。集集成書，都是精華的論點，精闢的論據。據悉，7月香港書展期間，更有一場論壇暨新書發佈會舉行，屆時作家們將出席論壇，與觀眾讀者當面交流。

書介

文：草草

香港風情畫： 八十年代的那人·那事·那景

作者：釋本有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民風淳樸，人們也曾經親切隨便，社會氣氛祥和，消費主義也尚未抬頭。文化僧侶釋本有，於七十年代出生，他透過四十多幅獨特而極富意思的彩色繪圖，回顧香港人八十年代的生活點滴，包括上茶樓、到街邊遊樂場、去戲棚、住舊唐樓，皆是眾人的集體回憶。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新一代人看上去覺得不可思議，對那一代人卻是一去不返的美好回憶。

心靈的風景——子玉的畫

作者：李子玉（李玉瑩）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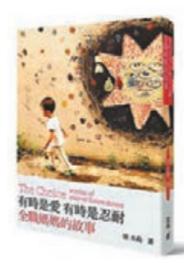


本書所有畫作均為李子玉女士所作，文字作品則來自於她的親友，包括她的先生——文化學者李歐梵先生、好友白先勇、王德威、毛尖、李淮、閻連科等。本書是關於子玉的畫作，關於她對世界、情緒、靈性、自然等等的觀察與表達。願經由繪畫和文字與憂鬱病患者、讀者和其他有心人交流，祈望達到助己助人的目的。

有時是愛，有時是忍耐 ——全職媽媽的故事

作者：梁小島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社



放棄工作在家照顧小孩子，是否便成為奔波於超市格價、印花儲備戰的師奶？還是午後吃個下午茶看場戲，與其他不用上班的媽媽一起聊八卦？資深記者梁小島在誕下孩子後，成為了全職媽媽。原本以為照料嬰孩只是事業過渡期，沒想到產後的各種壓力和迷茫撲面而來，更差點患上產後抑鬱症。因此開始思考「母親」這個角色到底代表了什麼，並尋訪同樣當上全職媽媽的女性，與她們一起聊個人與事業、金錢、丈夫、孩子、自己母親，還有，自己與自己之間的關係。

關於愛與其他的惡魔

作者：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

譯者：葉淑吟

出版：皇冠



馬奎斯最後的長篇小說作品，首度授權繁體中文版，與《百年孤寂》、《愛在瘟疫蔓延時》並列馬奎斯最受歡迎的三大長篇巨作。在一場驅魔儀式前夕，卡耶塔諾·德勞拉神父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一頭古銅色長髮的少女坐在窗前，一邊吃葡萄，一邊望着窗外的雪景。藤上的葡萄每拔下一顆就會長出一顆新的，怎麼吃也吃不完。少女坐在那裡好多年了，卻一點也不着急，因為她知道，吃完最後一顆葡萄就是死亡的來臨……延續《百年孤寂》的一貫魔幻基調，馬奎斯在本書中更進一步探討人類歷史中比「死亡」更重要的主題——「愛情」。愛情是天使，讓人感受到無上的歡愉；愛情也是惡魔，它同時帶來了深沉的悲傷。我們總是忍不住跟惡魔做交易，往往得到短暫的快樂，付出的代價卻是漫長的痛苦……

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

作者：伊莉莎白·揚·布魯爾

譯者：江先聲

出版：商周出版



本書1982年出版，作者詳實整理了鄂蘭的文學、哲學及生活背景狀況，並描述現實政治社會對鄂蘭一生的深刻影響。作者運用心理學及哲學知識、與鄂蘭友人的訪談，以及親身受教鄂蘭的經驗，深入闡述她思想成形的歷史基礎，幾次重大學術產出與觀念轉折，及其對理論界及社會的影響。作為西方世界最早、最權威的鄂蘭傳記，要認識鄂蘭生平、著作、主要概念及相關評價，本書必不可少。